

中外人文精神钩沉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人文精神钩沉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81091-192-9

I. 中... II. 北... III. 人文科学—研究—世界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251 号

书 名 中外人文精神钩沉
编 著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 程若春
责任校对 文 增
责任印制 王 慧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 (事业部)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80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422 千字

ISBN 7-81091-192-9/C·49

定 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题解	(1)
中外人文精神之源	(13)
儒家人文主义的起源及基本精神	(15)
荷马史诗——希腊人道主义的源头	(116)
佛道人文精神	(175)
佛教的人文精神	(177)
道家与人文精神	(260)
西方启蒙与人文精神	(285)
启蒙与人性	(287)
西方 16、17 世纪科学革命的人文意蕴	(305)
东方的启蒙与人文精神	(375)
艰难的跋涉——俄罗斯思想启蒙与人文精神	(377)
“五四”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	(416)
现代启示录	(459)
聚焦现代人文精神	(461)

题 解

此书命名为《中外人文精神钩沉》，不是说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从未被发现过、发掘过，而是因为这种精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淡忘了。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任何一种社会和任何一种文化，一般都有三种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是导向系统（或曰目标系统），二是动力系统，三是规范系统。人文精神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导向系统，缺少了这个系统，人生和社会就失去前进的目标，人类的其他活动就是盲目的。因此，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时，必须首先确立正确而积极的人文精神，否则社会和人生就会过分物质化，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会过分商品化，社会的发展就会流于畸形。

一、关于 humanismus 或 humanism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人文主义或者人道主义，在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 humanism。中文翻译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尽管西方 humanism 传统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却仅有百年之余，它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当时的学人有将其译做人道主义的，有译做人文主义的，也有译做人本主义的。这些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国人今天依然沿用这三种方式表述 humanism。

humanism 的翻译问题

所谓人文主义,最初以拉丁文形式 humanismus 出现,英文表
 达为 humanism。拉丁文 humanismus 是 humanus 加后缀-ismus 构
 成。Humanus 意为“人的”、“人类的”、“人性的”,派生意义为“仁
 慈的”、“和气的”、“温柔的”、“友好的”。再进一步的意义为“有
 教养的”、“有知识的”。最基本的意义为“人”或者“人的”。在拉
 丁文 humanus 一词后面加后缀-ismus,或是英文 human 后面加
 -ism,意为“……主义”。humanus-ismus, human-ism 直译是“人主
 义”、“人的主义”。按照著名哲学史家、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看
 法^①，“人的主义”不成词。中国语言一向讲究朗朗上口，“人主义”
 不上口,所以,按照中国语言的习惯,需要在“人”和“主义”之间
 “垫一个字译为‘人 X 主义’”。^②垫入什么样的字,展示出学人在
 探讨 humanismus 和 humanism 的不同层面。由于我们通常接受
 美国、德国、法国百科全书的看法,严格按照这个词出现的时间来
 理解其内涵,因而通常认为 humanismus 和 humanism 起源于文艺
 复兴,“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着重复兴古代语言文学,就垫上一个
 ‘文’字译为‘人文主义’。这个译法显然不太理想,因为‘人的’不
 限于‘人的文学’,‘人文’的外延太窄了。补救的办法是把‘文’字
 换成‘道’字,写成‘人道主义’。‘道’字比较抽象,足以补救外延
 太窄的不足。”^③因此,王先生主张把 humanismus 和 humanism 译
 做人道主义。这样更贴近该词的内涵。还有一种翻译方式,就是
 把 humanismus 和 humanism 译做“人本主义”。王先生指出,人

① 参见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之王太庆“小序”,李云龙、张妮妮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3页。先生文章虽短,但是,十分清晰地阐明了 humanismus 或 humanism 翻译及其精要内容。

② 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王太庆“小序”,第2页。

③ 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王太庆“小序”,第2页。

本主义不是 humanusismus 和 humanism,而是德文的 Anthropologie, 英文的 Anthropology。Anthrop 表示“人”、“人类”、“人类学”,首要涵义是“人”、“人类”。-logy 是“……学”。人类学是从种的意义上看人类,在种的意义讨论人,多指体格结构、生活习性等,我们通常说哺乳类、灵长类等,都是在种的意义考虑某类生物。但是,如果从这一意义看 Anthropologie,人最多属于动物学的一支。它应该不具有哲学所说的“人 X 主义”的意义。康德曾经使用过 Anthropologie,当康德在启蒙意义上谈论 Anthropologie 时,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生物学或物种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即启蒙的本质问题。用 Anthropologie 探讨启蒙,首要涵义是把启蒙定义为人塑造自己的人性的过程。人性的核心在康德这里是指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人摆脱自身的稚嫩,自己运用自身理性的尝试。所以尽管康德经常使用 Anthropologie,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的人类学是生物学意义的东西,因为他把 Anthropologie 归结为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道德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宗教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问题。最终所有的问题都要归结为第四个问题。”^①这里所说的人类学问题是解决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指人种,而是在启蒙哲学的层面上讨论人,所以卢克(Luik)先生称康德为“Kant as humanist”(人道主义者康德)。如果不是在康德意义上的 Anthropologie,那么 Anthropologie 最多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而在康德意义上的 Anthropologie 就是 humanism。至于在动物学水平上把 Anthropologie 译做人本主义是否适当,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① Luik, “Is Kant an Enlightenment Humanism”, in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New York, 1990, p. 121.

二、西方人道主义的思想历程

人道主义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康德提出的那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主要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或者“人性是什么”,即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什么。从希腊开始的西方传统,通常是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道德的形而上学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往往与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理解密切相关。而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多半与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价值取向通常是通过教化(希腊文为 *paideia*, 英文为 *education*)形成的。因此,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什么”不仅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探讨,不同时代作出的特定回答,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教化,就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了。简单说来,所谓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就是罗马帝国的格利乌斯时代提出的两个内涵: *philanthropy* 或者希腊人的 *aretè* (善行) 和 *paideia* (即身心的全面训练,也就是人的教化)。

从希腊到现代,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的时代,对于 *aretè* 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 *paideia* 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探讨德行的内涵时所持的基本立场、立论前提、论点、论据以及为了形成理想中的德行进行的教化,从古到今始终存在。

荷马时代史称希腊的英雄时代,依据荷马史诗记载,这个时代是由阿伽门农、阿基里斯、帕特里克、奥德修之类的英雄决定历史命运的时代。不用说,这是尚武的时代。英雄气总是和尚武联系在一起。与这个时代相应的 *aretè* 是一种英雄伦理,它的标准是“身心皆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是“身心全面满足”。由荷马开始,西方世界理解人道主义基本就是从身与心两个方面。在荷马时代,“心”不是指近现代的 *mind* (心灵),不是指基督教时代的

soul(灵魂),也不是指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 psyché(也指灵魂,但是与基督教不同),而是指人的生活的精神层面,尤其指伦理价值层面。它主要与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财富、地位相关。也就是说,荷马所说的心灵的善与美主要指与生俱来的东西。“身”包括形体健壮俊美,言语得体。为了形体的俊美,年轻人在无战事时,常常整天泡在体育场里,这是最初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在荷马时代,尽管已经有身心关系的雏形,然而身与心不是一种二元关系,它们是合为一体的。换句话说,出身、门第、财富、地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形体俊美、言语得体。英雄伦理说白了就是贵族伦理。奴隶和常人具备荷马式身心俱美的条件。这是荷马传统受到后世批判的首要原因。

城邦制建立以后,荷马传统受到非常猛烈的批判。仅以出身、门第、财富、地位定义人的德行的传统,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灵魂学说的质疑。希腊人道主义传统至此发生了逆转。传统的身心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希腊人指城邦人,对人的理解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城邦动物”。城邦 polis 就是英文的 politic,即政治。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译做“人是政治动物”,意即人必须生活在城邦中,必须参与城邦事务,人的德行必须是与城邦事务相关的东西。身还是指这具肉体,与它相匹配的心却已经不是出身、门第、财富、地位的德行了,而是指灵魂。注重与生俱来的身外之物,被注重灵魂的善所取代。灵魂的善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中指思想的东西,即理念。最高的德行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善的理念。

柏拉图时代的城邦教育,即人的教化,以智者的教育为主。智者教育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体育、音乐、修辞学、医学、演讲术以及与“术”相关的林林总总,都是当时希腊城邦教育的宠儿。总体来说,教育内容大致上是三大类:音乐、体操和各种手艺。在柏拉

图看来,这些教育对于培养好公民还是有效的。因人的禀赋不同,因而有的人适宜做医生,有的人适宜当战士,有的人适宜当工匠。因为人需要生活在城邦里,而城邦正常运作的内容之一是满足人的日常需要,这些教人以术的教学内容,可以使一个城邦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好城邦公民的角色。柏拉图认为,城邦人掌握了术能够在城邦中生活,但是,它们并不能保证人过善的生活。对于柏拉图而言,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好人,一个好人的生活不是争名夺利,而是以追求至善为根本的生活目的。如果人人都做好人,那么城邦正义就实现了。好人与好公民是不同的。但是,好人应该是好公民的基础。以教化好人为目的的教育,才真正称得上是塑造人的灵魂。塑造好人和好公民,是希腊城邦政治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希腊人来说教育就是政治,而政治的核心是塑造灵魂。Paideia 是一种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学艺。所谓教化“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意指某种更高级、更内在的东西”。^① 它给予人一种更完善的人格,一种更高、更美的情操,一种可以获得真、善、美的力量。与灵魂那令人瞩目的地位相比,身之美降到了次要地位。身心俱美首先是灵魂美,这是身体美的前提。这种新的身心关系,从柏拉图时代登上西方历史舞台,一直延续到今,是西方人最基本的信念。

基督教人道主义是希腊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督教化。他们对于人的身心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新柏拉图主义基础上的。基督教世界不仅强调灵魂的善与美,而且把它推向极端。所谓灵魂的善对于基督教而言就是指对上帝的信仰。“人是什么?”基督教的回答无疑是“人是信徒”。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是沐浴神恩。理想的人格是圣徒,最高的善是爱。爱对于基督教来说就是信仰,“因

^① 伽达默:《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信而称义”。在基督教看来,耶稣传播的福音就是爱的福音。耶稣明确表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律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①基督教人道主义以这一总纲为蓝本,因此,基督教人道主义就是福音人道主义。福音人道主义的心理学前提是在罗马帝国流行的弥赛亚期盼,这种期盼虽然以犹太人为主,但是由于当时的苦难者甚多,因而盼望上帝救世福泽的情绪遍及地中海世界;哲学前提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灵魂的转向与净化、菲洛的逻各斯主义、柏罗丁的太一学说;人道主义前提是爱。基督徒的最高美德,是在圣爱前提下的博爱。福音人道主义就是爱的人道主义,它的核心当然是圣爱与博爱。基督教的爱有别于一切生物。动物也有本能的爱。作为生物界一员,人同样有天然的爱,如性爱、情爱等。但是福音人道主义的圣爱与博爱,是人的信仰所在,信仰是动物所不具有的。圣爱与博爱意味着信仰。爱就是信。因信而称义,因信称义而获得拯救。能够得救的人是信徒,信徒的标志是博爱,博爱就是善。这种以圣爱和博爱为核心的教义,是基督教用劝规教化塑造人的灵魂的基础。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进入崇尚理性的时代,从那时开始的人道主义,也被称做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依然坚持柏拉图主义,即把精神的、灵魂的、理性的真、善、美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所不同的是柏拉图强调理念;基督教强调爱;而理性认识强调理性。柏拉图的理念和基督教的爱发生于灵魂之中,而理性认识的理性存在于心灵之中。尽管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强调精神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近代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人是

^① 《马太福音》,22:37~40;《马可福音》,12:30~31。

理性动物”。因此,以理性为依托,自由地生活,便成为近代理想的生活标准。所谓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最根本的准则是一切都要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来衡量。康德热烈地赞赏这种思维方式,将其称做“理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是人类丢弃一切依托,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努力。福柯把这一努力看做是启蒙。他认为,近代哲学就是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招致的稚嫩”。所谓“稚嫩”并不是指人没有理性,而是指不经外人指导便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稚嫩是理性长期受到束缚的结果。当时的西方世界,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呐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启蒙的核心是努力使理性摆脱桎梏,获得自主性。在康德那里,也就是在近代哲学那里,理性的自主性指理性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德语的‘*rasonieren*’不是单纯地运用理性,而是说运用理性时,没有其他杂念,没有别的目的,仅仅为理性而运用理性。”^①理性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无论是西方的启蒙还是俄罗斯启蒙,或者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都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一些可供借鉴的财富。现代人文精神的林林总总,都与启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启蒙的人文意蕴同样是本书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与之相应的现代人文精神,以及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聚焦,也是本书不可或缺的部分。

及至到了 20 世纪,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受到猛烈的批判,也有人把这一倾向称之为反人道主义。不论是希腊的人道主义,还是基督教人道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 20 世纪的反人道主义,都是从特定的角度解决 *aretè*(善行)和 *paideia*(即身

① 尚新建:“近代的理性宗教”,载于《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29 页,相关内容也参考了此文。

心的全面训练,也就是人的教化)问题。现代人道主义力图走出理性认识的樊篱,企图倾覆柏拉图的思想帝国。在欧洲大陆,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20世纪人道主义的主流。而在美洲,则是以世俗化宗教为依托的世俗化宗教的人道主义,即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主流。可以说,至少在欧洲,20世纪人道主义的尝试,总体说来是走出柏拉图主义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也许是成功的。但是,倾覆了精神至高无上地位的20世纪人道主义,还能称得上人道主义吗?也许正因为有这种疑问,所以学界才把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称作反人道主义。但是,反人道主义不是非人道主义,即,不是非人道。无论怎样倾覆柏拉图思想帝国,西方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身心关系的问题上转魔方。无论在这个关系中加入什么因素:自然、宇宙、国家、社会、个人、欲望、感觉,都是以身为上还是以心为上,或是达到二者平衡为上,都是不同层面处理二者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的问题,这是人道主义基本的理论前提。

三、中国儒、释、道的人文精神

如果我们从康德意义上理解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都有人文精神,只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对于这些问题的定义不同罢了。

在中国,人文精神在西周初期就已初见端倪,到春秋后期逐渐形成,自此以后,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经久不衰,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灵魂。

儒家的思想是道德人文主义,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它是人文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然不反对宗教,甚至承认有一个人格天能够主宰人的命运,但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人事方面,为儒家文化开辟了一条远神而近人的人文主义

道路。二是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道德的,一个好的社会也应该是道德的。有道德的人就是能够真诚地爱别人并且能够自觉地“克己复礼”的人;有道德的社会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以成就道德为目的。孟子发挥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并进一步建立了人性善的理论和仁政学说。他的贡献一是为人的道德本性挖掘出了内在的源头,为道德人格的挺立明确了方法和方向;二是为中国的统治者规定了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为中国的政治开辟了一条“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路线。荀子发挥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并进一步建立了化性起伪的理论和以礼治国的政治学说。他的贡献在于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得到了彻底客观化的意义,为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指出了一条既人道又积极的路线。

道家的思想是自然人文主义。说它是“自然人文主义”好像有些矛盾,因为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不过,道家崇尚自然并不是对自然界有多大的兴趣,而是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是来自一个相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道”,其最终目的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所以说道家的自然主义还是一种人文主义。在人生问题上,道家反对人的异化,反对破坏人的自然本性,主张因顺自然,物物而不物于物。在政治上,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政府对人的干涉和限制。道家思想最为精彩之处是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理解和主张,即提倡人要尊重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而不要去干涉自然、控制自然、破坏自然。

不仅中国的世俗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即使是中国的佛教也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隋唐时代出现的禅宗和近现代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把对佛的崇拜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转为对人自身的肯定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它们都认为佛教要解决的首先是人生

和现实社会问题。

《中外人文精神钩沉》一书对上述思想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认真的分析,意在让人们对这些优秀的精神遗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的人生和社会进步是会有所补益的。

中外人文精神之源

